

麻将游戏迷住老外

纽约市,大西洋海滩,一个炽热的下午,一阵奇特的吵闹声打破了这片海滩的宁静。“两条!两万!四筒!”这是四个纽约人在俱乐部打麻将的声音,在卡茨吉尔区的小平房、洛克威和布莱顿海滨码头,都听得到这吵闹但又让人舒心的麻将牌的噼啪声。

这是2010年刊登在《卫报》上的一篇描述美国麻将文化流行的文章中记录的场景。的确,自从20世纪20年代这一来自中国的室内游戏传入美国,麻将就把诸多老外给迷住了。

从麻将到 Mah-jongg 麻将漂洋过海去往欧洲和美国始于20世纪初,这段时间来华的西方人越来越多,他们混迹于中国城市之间,游览城市景色,熟悉中国风土,同时发现了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小游戏——麻将。及至晚清,麻将已经在中国各地沸沸扬扬地蔓延开了,如晚清《申报》曾报道扬州城各坊都有轿铺,轿夫无事之际,“动辄就地斗叶子牌以为乐”。

又有1926年上海大戏院曾于准备放映一部西洋电影《古国奇缘》之际,为了提高票房,特别在《申报》刊登广告,标题赫然是“敬告爱打麻将的诸君——宁可少打八圈,不可不看古国奇缘”。广告词如此说:“麻将天天可打,好影戏不是常常有得看”。如此可见麻雀牌在当时风靡的程度,连时髦的新式电影院都要想出这样的方法来和它抢客户。

于是无聊之时,来华外国人也开始学着打麻将消磨时光。1920年代,曾在苏州美孚石油公司上班的约翰·巴布考克第一次尝试以英文整理并编撰麻将的玩法,在中国出版了一本关于教西方人玩麻将的书,他统一了英文术语的规范,取麻

中国麻将20世纪初漂洋过海到英美发展。这种消磨时间的小玩意,交织着异国情调的浪漫,也在国外写下一段发展史。

将的英文名为“Mah-jongg”,并拥有版权。从1920年到1924年,这本书印了十二版,还漂洋过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印刷和出售。

之前有哪些人少量运输过麻将,已经不得而知了,现有有记载的是1922年一位旧金山的木材商哈蒙特从上海进口了一批总价值5万美元的麻将牌,并成立了专门的麻将销售公司,至此,麻将开始大规模进入美国市场。

为了推广麻将,哈蒙特的公司还推出了免费课程,加之来华西人、留学生们带回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这项游戏便已“原汁原味”地从麻将最流行的中国传到了美国,并且在美国形成了一种麻将热。在这股热潮中,麻将供不应求,1922年美国进口的1万3千多副麻将被抢购一空,售价高达500美元一副;1923年的销售猛增到150万副。1923年,纽约公园大道的年度街会准备邀请12位中国人示范打麻将,结果街会第一天,用于展示的麻将牌就被看客强行买走了。



■ 这张拍摄于一九二四年的老照片同时展示了麻将进入美国后的奇特场景。照片中四名身穿泳衣、神态悠闲的美国女性正在泳池里的浮桌上打麻将

当时美国商业部的一份报告甚至指出,大量的骨头正从芝加哥堪萨斯城出口到中国,中国人用该原料制作成麻将牌后,再返销到美国以满足市场上对高品质手工制麻将牌的需求。为满足西方人的需求,很多麻将上还在“条”和“饼”的麻将牌上标明了阿拉伯数字。

截至1923年,大概有1500万美国人在玩麻将。其繁荣程度,从当年报刊杂志的报道可见一斑:1923年3月号的《名利场》刊登了福斯特署名的文章,他用一种类似台风预警的口吻汇报一场麻将风暴,“去年4月在西太平洋登陆的麻将风暴的中心,正以其毫不减弱的风力继续向美国东部劲吹,并已于今年早些时候移到了美国东部波士顿和缅因州的一些社交场所,预计,麻将风暴中心将继续向纽约城进发,目前纽约城已经有十几个专事麻将教学的专家严阵以待。”1924年出版的《生活》杂志,封面是一对中国老夫妇打麻将,桌子下面扔着“东风”、“西风”两张牌,似乎暗示着东风传入西风,

麻将开始风靡西方。

美国女性成麻后

20年代初、中期,美国正处在最灿烂和繁华的年代,当时美国经济繁荣,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进入现代生活。

正是在这个时期,麻将这种新奇又耗费脑力的骨牌进入美国女性的视野。男性在城市公司里任职的越来越多,而女性生活也更自由,麻将便成了她们最主要的休闲活动。一位白人女性瓦雷利每周打麻将的时间大约30个小时,被当地人称为“白人中的麻后”,她每周打9次麻将,外加两次马拉松式麻将。艾迪·康特还特地写了一首歌叫《当老妈开始打麻将》,意思就是自从老妈开始打麻将,家里真是乱了套。

麻将游戏如此广泛,连中国留学生的生活也因为麻将而丰富了很多。1927年胡适旅美途中,发现美国俱乐部里差不多桌桌都是麻将,书店里摆出了许多研究麻将的小册子,中国留学生没有钱的甚至可以

传奇大将陈赓

尹家民



语。墨一定很差,老远就飘来一股臭味。附近的会场上,正在开着情绪激昂的大会。演说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隐隐约约传到房间里来:“反对毛泽东闹分裂……拥护张主席……反对右倾逃跑主义……”

陈赓的手漫无目的地在桌上乱动一阵,把东西搬来搬去——把一只烟灰缸到处乱移,仿佛那是只棋子。他有些心不在焉,精神不集中。他悔恨交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忽然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在靠房山墙背后停住了。他打开门,又退了回来。一个熟悉的骑兵通信员的脸出现了。他一头大汗,跨进门来,关上门。“团长,信!”

陈赓低低地垂着头,小心地抹平了一张揉皱的写满了小字的纸。他一眼就认出了周恩来的笔迹:“陈赓!因有急务,见字速返。冠生。”

周恩来署了地下斗争时的笔名,使陈赓立即意识到潜伏的危险。他走到门边,打开一条小缝,向外窥视。人们进进出出。警卫正在抽烟,不时看看凳子上的马蹄表,显然是快要换班了。

陈赓抬起了眼睛:“你进来没碰到别人?”“没有。场院在开大会。”“我们马上离开。”

新警卫刚一上岗,陈赓就带着通信员,不慌不忙地走出房门。他觉得好像有几十双眼睛在盯着他看,但他谁也不看一眼,端着肩膀走出小院。

他牵出自己的马,翻身跨上去。“你上哪儿去?”这声音惊得他跳了起来,他猛地转过身来——原来是黄超。他怀抱着一捆标语,白纸映衬得他的脸更黄、更黑。

“我回部队!”陈赓划了一下马,躁动不安地扭来扭去。“你是开小差吧!”黄超扭动嘴角,带有嘲弄的意思。“是不是怕你的历史被人知道?”“你胡说!”陈赓嘟哝着,抑制不住一肚子怒火。“我可没向国民党出卖过任何人!”“那你下来!”

陈赓两腿一用力:“去你妈的!”枣红马努力向前挣扎,乱纷纷的鬃毛迎风飞舞,后蹄扬起了一团黄尘。通信员的马赶紧尾随其后。

黄超气急败坏地耸起双肩,放下标语纸,去掏腰间的马鞭,当手触到枪把时,他停住了。散会的人群呼啦啦地走了过来……

明起连载《角落里的向日葵》

13.去除“自我重要感”

盖茨的英雄形象被美国司法部描述为霸道无理,这使得他决定慢慢淡出科技界,他几乎把全部财产捐献出来,开始投身慈善事业。盖茨在演讲中畅谈如何促进人类社会的公平,慷慨陈词,令人动容。所以,一般的评价认为,盖茨的改变比乔布斯更具体、更无私,也更明显一些。

我曾经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生病之后到现在,我对他们二人又有了新的认知。

盖茨做的事实了不起,但是他看问题、做事情的方法,还是沿用了他掌管微软时的习惯。他用他的智慧找到“对手”,例如:贫富不均、病毒等“坏东西”,也挑出对手的弱点,然后用他的好胜心和执着、努力,直到战胜对手为止。所以我们都为他喝彩,把他作为“富人行善”的典范。

乔布斯在工作会议中突然从椅子上滑落倒地的视频,曾被人嘲讽他到死还不忘工作。但深悟禅机的朋友却淡淡地说:“等修行到和他有同样的境界时再嘲讽也不迟。”我自己病后对于他的那句“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有了不一样的解读。

在死亡面前,人们最终都会把所有注意力转回自己身上,我的一生到底怎么了?生命是什么?这种关乎自身的重要问题,会让人从“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反身向内”,把关注的焦点转回到自己身上。每个人都会选择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至少我从乔布斯身上看到的是,他更专注于自己所热爱的工作,不太理会这个世界如何评价他;尽管很多人觉得他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他也无所谓,因为他不愿意花时间取悦世人,他只在意如何满足自己对生命无穷的探问。而他的那句“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意在表明“永葆初心”,人生尽管迂回多艰,但永远要“莫忘初心”,如泉始发、如婴儿般对未知保持开放的心态。

所以,比较起来,我觉得乔布斯更有智慧,更有初心。也许正因为修过死亡学分,所以眼界自然不同。

世俗的成功,很容易让我们自以为高人

靠教麻将吃饭挣钱,如此一看,胡适受到了莫大的刺激:“谁也想不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方的先锋队,却是那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将军!”

2010年,纽约犹太传统博物馆举行了一场麻将展览,据展览负责人梅丽莎·马滕斯说:“麻将这种娱乐项目经过一段黄金期后,开始逐渐失去光彩,因为人们不再与亲朋好友一起共度假期,而越来越少的上班族女性选择在夏天休假。”

1937年,美国最大的麻将协会——全美麻将联合会成立于纽约成立了,会员大都是犹太裔女性,她们的方法是以母亲传女儿的方式将“麻将”流传下去。不过到了上世纪50年代,很多年轻女性忙于女权运动,无暇学习麻将技艺了,出现了麻将玩家的断层。1960年代初麻将再度兴起,不少中产阶级妇女还流行举行“麻将之夜”,在家里挂灯笼,并穿着中式服饰,通宵达旦地玩麻将休闲。

同时还有诸多关于麻将的比赛出现,如“加勒比海麻将疯狂循环赛”和美国“麻将疯狂锦标赛”等,它们不仅充当美国玩法的仲裁者,而且在全世界拥有20多万会员,其中15万人在北美。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不少麻将俱乐部,活动也十分频繁。如佛罗里达的西部棕榈海滩每月举行一次锦标赛,加州的麻将迷一年举办4次锦标赛。大型循环赛可以集中600人,一场普通锦标赛的参赛者约有60至200人,获胜者可以获得300美元。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个人电脑的兴起,“麻将不再仅仅是祖母的游戏,互联网赢得了新的麻将爱好者。”同时,婴儿潮时期出生的那批人退休后,麻将可能经历再次辉煌。因为对于即将老去的婴儿潮一代来说,麻将已经被戏称为“能把朋友们‘捆’在一起的玩意儿”。

摘自《看历史》杂志官方微信

一等,殊不知这只是“小聪明”,甚至可以叫做“世智辩聪”,是学习佛法的八种阻碍之一,会遮蔽我们开放自己、接受更多信息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在未来的人生中是否能将“骄傲”从我的本性中彻底拔除,至少目前,我看见它了,我会随时提醒自己,也希望朋友们能随时提醒我。

要把“骄傲”从我的本性中一点一点拔除,很重要的一门功课,就是学会感恩。因为唯有感恩,才能把盘踞在我心里的“自我重要感”去除,让自己走下高台,走入人群,与大家融为一体。

对我来说,这也许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功课。我从小受宠,父母宠我,哥哥姐姐宠我,连老天爷也宠我,给我提供了许多优越的条件;我喜欢跟聪明人在一起工作,我习惯用效率计算一切……

刚发病时,德亨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但她告诉我:“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一切事物的发生皆有其原因)。那时候她正处在各种青春的风暴当中,状况还不像现在这么稳定。但她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不需把每件不如意的事都看成个“果”,好像我们做错了什么,所以遭受惩罚。我们所有的遭遇,必有其道理,或许这个灾难是个“因”,是让自己学习成长的机会。好比生病可能点醒我们应该活得更健康;受苦使我们更珍惜美好的日子;无助让我们学会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面临死亡能教会我们分辨哪些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她送我的话,成为我当时最大的宽慰,让我在愤怒、焦虑、绝望之中,还可以静下心来感受疾病的善意;而且,最终也改变了我看待疾病的态度,让我能从疾病中领取一份神圣的礼物。所以,我在患病初期就知道了应该感恩这场疾病带给我的机会,让我重新省思过去的生活;否则,我很可能会把它当作十恶不赦的敌人。这场病告诉我:不要把每件不如意的事都看成一个“果”(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受到惩罚),而或许这个灾难其实是一个“因”,是让自己学习成长的机会。

向死而生

我修的死亡学分

李开复

